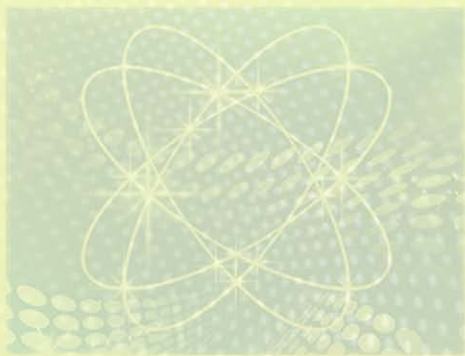


# 战斗的小兵

李仁晓 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# 战斗的小兵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# 战斗的小兵

李仁晓

\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 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 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5年8月第1版  
1975年8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1—80,000册

书号10100·119 每册0.16元



## 内 容 提 要

暑假期间,赵维民、张蛋蛋等一群红小兵在里弄党支部副书记、退休老工人长根爷爷的教育帮助下,团结周围的小朋友,开展批林批孔,抵制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;并向躲在阴暗角落里,坚持反动立场,时刻妄想复辟的反动资本家林财发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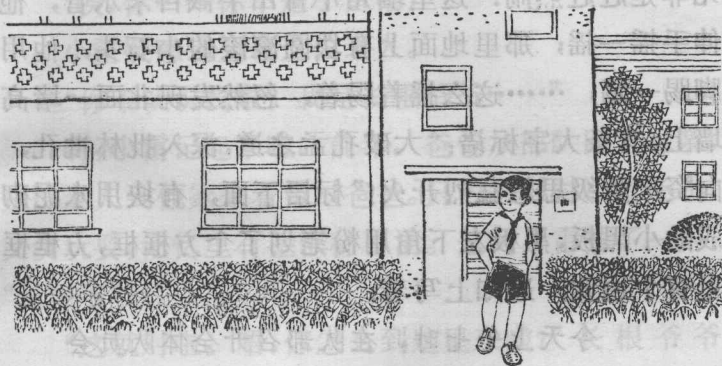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较生动地塑造了赵维民、张蛋蛋、王小雷等几个红小兵和退休老工人长根爷爷的形象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个通知.....   | 1  |
| 认识赵维民.....  | 7  |
| 侦察.....     | 14 |
| 他哪里去了.....  | 19 |
| 一本书.....    | 25 |
| 家访.....     | 30 |
| 回队部.....    | 35 |
| 剪刀事件.....   | 45 |
| 往事.....     | 50 |
| 关于小老头儿..... | 58 |
| 晚上.....     | 65 |
| 再搬石头.....   | 69 |

悄悄，房子连着空地，此起彼伏一大片，象他这样半大不小的孩子，却没有几个。偶然碰上了谁，也是你看我的鼻子，我躲开你，随后，好奇地、不声不响地走过去。这里的孩子就是少啊，也感到奇怪。

太阳爬上东南房尖尖，喷射出红红的火焰，小雷吃完早饭，把碗筷一放，就到外面来蹭蹭了。小雷的蹭蹭：



## 一个通知

王小雷的家搬到这里来住，已经是第二天啦。

这两天，王小雷寂寞得怪难受的。原先住的那个弄堂，虽不宽畅，却很热闹；邻家的孩子，高的矮的，胖的瘦的，爱哭的好笑的，自己都认识；玩耍、打闹、看书、写字，成天滚在一块儿。这里呢，地处市郊，偏远僻静，房子连着空地，此起彼伏一大片，象他这样半大不小的孩子，却没有几个。偶然碰上了谁，也是你看看我的鼻子，我瞅瞅你的脑袋，好奇地、不声不响地走过去。这里的孩子就是少吗？他感到奇怪。

太阳爬上东面房尖尖，喷射出红红的火焰。小雷吃完早饭，把碗筷一放，就到外面来蹓跹了。小雷的蹓跹，

无非是赶赶热闹：这里墙角下冒出半截自来水管，他伸手摇一摇；那里地面上有块圆滚滚的小石头，他用脚踢一踢；……这么摇着踢着，忽然发现北面一堵高墙上，有条大字标语：“大破孔孟之道，深入批林批孔，向资产阶级思想猛烈开火！”标语下面，有块用水泥砌成的小黑板，黑板左下角用粉笔划了个方框框，方框框里有个通知，通知上写着：

今天上午七时，在队部召开全体队员会议，讨论下一步战斗计划。为保证完成任务，请大家准时参加，不要迟到。

### 小兵战斗队



乖乖，他们还有个什么“战斗队”呀？我道他们人哪里去了呢！“队部？”——“队部”在哪里？小雷四下里望望，可是没有发现什么“队部”。

那边走来一位老人。黑乎乎的脸膛上，横搁着几条皱纹，灰白色的脑门上，散落着稀稀的银发。他走到近前，眨巴眨巴老眼，朝小雷上下打量一阵说：

“咦，你……你不是小雷吗？”  
小雷疑惑地望着这位老人。

“你不认识我啦？我是长根爷爷……”

啊，小雷记起来啦：前年，爸爸从部队回来探亲，这位老人到他家来看望过爸爸。只因为那时小雷还小，又贪玩耍，记忆里有些依稀不清。这时小雷喊了一声：“长根爷爷！”

“这就对啦。唔，你怎么到这里来啦？”长根爷爷问。

“我们全家搬来啦。就在那边……”小雷向东边那幢三层楼的职工宿舍指指。

“那怎么不通知我一下哟，也好帮你们搬家。”

小雷说：“这是奶奶的事，我管不着……”

“等会看你奶奶去！”长根爷爷笑了。接着，他指指黑板上的通知：“想参加他们的活动是不是？……嗯，参加吧，有意思哩，快去参加吧。”

小雷点点头。可他说：“就是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在咱家里呐。”长根爷爷拉着小雷来到一个十字路口，向一溜三间乳白色平房一指：“喏，那就是。我还有点事情要办，你自己去吧！”说完，长根爷爷转身走了。

小雷照直向乳白色的平房走去。只见门前坐着两

个小朋友：一个较瘦，一个很胖。瘦的脸朝里，象在细心倾听什么；胖的俯着身，往一只破洞的跑鞋上绑草绳，那认真样子，仿佛马上要进行什么急行军，非把准备工作做好不可。房子里面，传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。

小雷扶着门框，往里探探身子，看看是什么人说话，忽然觉得小腿肚被捶了一记，跟着响起一声叱咤：“喂喂，怎么怎么，不报告一声就往里瞎撞？”小雷低头一看，原来胖子把自己的一只裤管拉住了。小雷只好愣愣地停住脚瞅着他。

“快说话呀！”胖子又叫。“哪里的人？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小雷心里本来就不高兴，被他这么一叫，也不知哪来的勇气，头一扬说：“不干什么。听听看看，走走玩玩，爱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这里又不是你的地方！”

胖子一下子给说愣了。看不出，这家伙挺厉害哩。是呀，要说这地方嘛，当然不是你胖子的，你还能干涉别人来？

那个瘦一些的孩子，转过脸来拉拉胖子，低声说：“张蛋蛋，他来听听、看看——就是说，他是来打听消息的罗？咱们这儿，还兴别人来打听消息？”

一句话，提醒了那个叫张蛋蛋的胖子。是呀，咱们里弄的红小兵，在暑假期间组织了战斗队，批林批孔，



破四旧，向资产阶级习惯势力和阶级敌人打进攻战，取得了一些胜利；但里弄里孔孟之道的流毒——坏故事、坏游戏、坏书籍，还没有绝迹，战斗队还要战斗。要战斗就要有计划，这计划当然要保密啰！保密就是不许别人知道，更不许别人打听。可现在……张蛋蛋拉高嗓门说：

“对，不许打听。打听——就是‘包打听’，”蛋蛋忽然想起最近看过一本叫作《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》的书，上面说到过很坏很坏的“包打听”，“‘包打听’就是间谍，对间谍就不能讲客气。来，李小华，把他驱逐出境——”

张蛋蛋说完，噔的跳起身来，摆出一副斗鸡的架势；那个叫李小华的，也蹦到一边助威似的纵纵肩膀。

小雷一看，不由自主地往旁边一缩——他不知道这项“驱逐”采取什么样的方式。他警惕地注视着对方……

“张蛋蛋，不要胡闹！”忽然，里面传出一个声音，跟着走出一个人来。这人比蛋蛋稍高一些，但没有蛋蛋那样结实。不过他那权威似的口气，却使得张蛋蛋和李小华停住了。

小雷定睛一看，不由一愣，接着就叫出声来：

“哦，是你……”

“啊，是你……”那人也叫出声来，跑过来拉住小雷的手：“你来了，好，好。我们正要去找你哩。以后就参加我们的战斗队吧，怎么样？”

对于这个问题，说实在，小雷还没有彻底想过。不过，他使劲地点了点头。

“我叫赵维民。”那孩子自我介绍说。然后转向张蛋蛋和李小华：“往后，我们都是同志啦，要团结互助，不能再胡闹，啵！”

张蛋蛋和李小华点点头。这时，赵维民向王小雷招招手，要他到屋里去，给大家介绍介绍，可刚一转身，蛋蛋却使劲朝小雷瞪瞪眼睛……



## 认识赵维民

小雷认识赵维民，还是昨天的事。

昨天，一部大型卡车，满载着家具用品，穿过繁华的市中心，从东往西，行程数十里，来到这幢大楼底下。小雷他们从车上跳下。跟车的工人叔叔和汽车司机，帮着把上面的东西卸下，又帮着把大橱、五斗橱等大物件搬到楼上，弄得满身是汗。但是，因为叔叔们还有预约，要为另一户人家搬家，不能再耽搁时间，小雷就说：“叔叔，你们快走吧，剩下的都是些小东西，我们自己搬好啦。”

小雷说是这么说了，可剩下的东西实在不少呀：坛子、罐子、箱子、凳子，还有杯盘器皿，盆盂磁具……似乎世界上所有零碎东西都集中到这里来了。光从大

橱上、五斗橱上、写字台上抽下的抽屉，就有好几堆。眼下，人们上班的上班，办事的办事，四周静悄悄的。只有他和奶奶、妈妈三个人：奶奶年纪大了，做不成什么事情；妈妈理家一把手，要在房间里整理搬进去的东西；那么只有小雷一个人当“搬运工”了。

小雷还没决定先搬什么，忽听背后有人说话：“喂，小朋友，幸会幸会——新搬来的吗？”

小雷掉头一看，来了个老头儿。老头儿又矮又瘦，头上光得连一根头发也没有；嘴巴尖不溜儿的，活象什么画上见过的、不怎么美观的“小老头儿”。小雷没好气地说：“你不看这么多东西，还不是新搬来的？”

小老头儿一愣，马上脸堆笑容，说：“嘿嘿，小朋友，凡事克己为重，别发火，别发火。东西多，我帮你搬嘛！唉，吃饱肚子，喝足油水，就算舒舒筋，活活血吧，免得噎气吐酸，食物积滞……”说着俯下身，照着一只箱子就搬。可是箱子还没离地一寸，就又放下了。

“不过，只搬一次，多了吃不消。”小老头儿说：“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小雷看看小老头儿，又看看自己，说：“你这么老，我这么小，能交朋友？”

“能，能。世人皆友，长幼有序嘛！只要……”小老

头儿说着，四下里望望，向小雷摆摆手，叫小雷向他跟前靠靠。他凑上小雷耳朵，刚要说话，忽听不远处响起“蹬蹬蹬”的脚步声。小老头儿掉头一看，猛吃一惊，忙把嘴巴移开，叫声：“哎呀，肚子痛。一次也搬不成啦，哎呀……”捂起肚子跑了。

那边走过来的，是个比小雷高一些的孩子，胸前飘着红领巾，左臂别着“红小兵”标志。他叫赵维民。赵维民来到跟前，直愣愣地望着小老头儿远去的背影，半晌，沉思似地说：

“他……他来这里做啥？”

“怎么，他不能来吗？”小雷扭过头去。他想：这个人真是，怎么一来就管别人的事儿，还把人家吓跑，哼！……于是，他不再理睬赵维民，独个儿闷起头干自己的事儿了。

还是先搬抽屉吧！小雷把抽屉一个个叠起来，一连叠了四个。他吸口气，“呸”的向手掌心吐口唾沫，弯下腰伸开双臂就搬。脚步还没挪动，就听身后赵维民叫：

“危险危险！掉下来砸坏脚不得了。一件件搬嘛，人家又不会拿你的！”

小雷仍不理他，一扭身子，执意迈开大步向楼梯口走去。嘴里还喃喃地说着：

“哼，要你管啦……”

赵维民不由得一愣。哦，生气啦？赵维民也不管小雷愿意不愿意，顺手抱起一只盛米的铁桶，尾随着向楼上走去。

小雷搬的那四只抽屉，确实够高的了。你看，最上面一只对齐他的头顶，把他的视线也给挡了。往楼梯上跨步时，身子得连同抽屉扭到一边，才能给视线腾出空档来：跨右脚时，身子往左边一扭；跨左脚时，身子

往右边一扭。那扭动的样子，连赵维民看了也觉得好笑。

在第二层楼梯转弯的地方，有根水泥柱子架在那里。小雷顾了脚下，顾不得头上，身子往旁边扭动时，只听“喀嚓”一下，上面那只抽屉碰上了水泥柱子，照直往下滑来。小雷身子晃了晃，心突突地跳个不停：糟了，木抽屉掉在水泥地上，不是粉身碎骨，也要裂成几块……

可是，眼下并没有听见可怕的撞击声。急忙转



回头看，原来跟在他后面的赵维民眼尖行动快，伸出右腿，象“垫板”一样把抽屉垫住了。那抽屉在赵维民的腿上颠了两颠，才轻轻地“扑”一下翻在地上；只是抽屉里的东西撒落一地，有的还压在赵维民脚背上……

赵维民的腿作为“缓冲”地带，把抽屉完整地保住了。可他的脚背被一只又尖又硬的东西戳了一下，只觉得隐隐作痛，血慢慢地渗了出来……

小雷赶紧放下抽屉，伸手来摸赵维民的脚背。一边摸一边叫：

“哎呀！不好不好，戳痛脚啦？哎呀……”

赵维民放下米桶，移开小雷的手：“不痛不痛，破了一点点皮，没关系。快搬快搬，把道儿堵了，人家怎么走路呀？”说着俯下身，把撒在地上的东西一样样拾起，放进抽屉里。

嗨，抽屉里盛的是什么东西呀：薄子、盒子、铅笔、小刀、螺丝钉、粉笔头，还有“纸刮片”、“长油条”……原来啊，这是小雷的专用抽屉。最叫人奇怪的是那个红纸包，里面露出



了个铁尖尖；拆开一看，竟是把半尺长的、铁锈斑斑的剪刀，不过只有半边罢了。赵维民发现，他的脚背就是被这半边剪刀戳破的。赵维民说：

“哪里弄来的这么个家伙！干啥用呀——削铅笔？裁纸头？还是……”

小雷宝贝似的一把夺过去，一边仔细包着，一边神秘地笑笑说：“不削铅笔，不裁纸头，只为留着好看。奶奶说的，丢掉了可不行……”

赵维民不解地摇摇头：“那好吧，我们快搬吧。”

赵维民把那只抽屉往自己的米桶上一放，搬起就走。搬到楼上房间里，放好，又回到楼下搬第二趟。一连搬了十几个来回，累得呼呼喘粗气。小雷过意不去了，就说：

“歇歇吧，你说的，人家又不会把东西拿走。”

赵维民抹抹额上的汗珠，眨眨眼说：“不搬快还行呀，你不更急啦；抽屉叠得高过头，掉下来，砸个粉碎怎么办？”说得小雷咧咧嘴巴，不好意思地笑起来。

等把楼下所有东西搬完的时候，赵维民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。小雷歪着头望了他一阵子，半天，才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，说：

“谢谢你，我要谢谢你呀！”

“谢什么啊？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在我们这里还不是常有的事！今天不巧，我们的人都到别的地方执行任务